

从衣着打扮看时代变迁

□ 武进人民医院离退休党支部 黄琴梅

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。45年来,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这些变化中,除了国民经济、城乡面貌的巨大改变,人们衣着打扮也经历了很多变化。从50年前千篇一律的灰蓝黑、国人穿同一款服装,到现在的五颜六色、款式各异;从单一的棉布、的确良面料,到现在的棉、麻、毛、丝、绒面料等。市民的“穿衣史”,生动地记录着我国时代的变迁。

1963年,我出身于郑陆一个农村家庭,上有一个姐姐、两个哥哥,我是家里的老幺,还有年迈的奶奶,一共7口人,物资相对匮乏。“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给老三……”这是当时家家户户都熟悉的穿衣顺口溜,也是我家的真实写照。

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。年幼时天天盼过年,因为过年不仅能有好吃的,还能穿新衣。当时,母亲会把哥哥穿小的、已不太软的青布棉袄洗干净,在领口、袖口和下摆缝一圈花布,外面做件花布罩衫,当作我的新年衣服,

还必须到年初一才能穿。就这样我还是很开心、很期待,大年三十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在花布罩衫的衣袖里睡觉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我作为少先队大队长被选中参加郑陆中心小学的晚会,需要统一着装。当时买粮要用粮票,买油要用油票,买布同样也需要布票,母亲东拼西凑想尽办法,为我准备了棉的白衬衣、毛蓝布长裤、白球鞋。能够凑齐这身行头,已经是当时我们家能给我提供的最好条件了。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,那叫一个神气啊,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好看。当时的这身衣服我视若珍宝,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。

母亲勤俭持家,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穿的母亲自己纺织的粗布,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衣裤。心灵手巧的母亲会种棉花、纺线、织布,织成的布有条纹的、格子的、人字花纹的,给我们做成外衣外裤,穿旧了、嫌短了、破了就当衬衣衬裤穿里面。尽管御寒效果无法与现在的衣物相比,但也没冻着。1978年,我考取中专,当时就是穿着母亲自

己纺织的红白小格子翻领两用衫到卫校报到的。

上世纪70年代,当时的衣服还是以灰蓝黑为主,大多穿的是中山装、军便装、两用衫。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,一种叫“的确良”的面料成为时代宠儿。

而后进入80年代,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轻纺工业不断发展,棉纺织品、化纤制品、混纺制品的种类越来越多。1983年,通行30年的布票废止,一个色彩斑斓的服装时代正式到来。慢慢地,大街上喇叭裤、牛仔裤、蝙蝠衫、连衣裙、健美裤等渐渐多了起来,提起这些熟悉的衣服名字我们那代人都记忆犹新。

到了90年代,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,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,大家开始重视服装的品牌、款式、颜色、面料及搭配,有了运动装、休闲装、职业装诸多分类,时尚意识全面觉醒,与世界接轨。

进入21世纪,人们的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,回归自然、返璞归真的精神追求带来棉麻服装的回潮,崇尚拥抱自然、挑战自我的户外运动服装成为全

民装备。服装的主要作用也不再是御寒,而是一种个性魅力的展现。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,唐装走俏全球,旗袍热遍世界,中国服装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和商业主流在全世界受到注目和尊重。

服装的收纳方式也与以往有所不同:祖母时代是一顶两开门箱橱,可放全家衣服;母亲时代是一顶三开门带穿衣镜的大厨,可放全家衣服;到了我们这一代,有整面墙的衣柜,还有衣帽间,但却放不下四季衣服。

服装是个缩影,折射着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。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,离不开党的好政策。新时代新征程,我将始终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,做到退休不褪色,把思想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,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群众发挥余热,为党的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

以笔为媒 传播“红色力量” ——记洛阳镇退休干部虞士杰

□ 记者 宋祎凡



在武进区洛阳镇,有这样一位退休老人,他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坚持当好洛阳镇红色历史宣讲员;他耗时10余年,行万里路,书写、整理了60余万字手稿。他便是洛阳镇退休干部虞士杰,拥有34年党龄的他希望通过笔墨传播“红色力量”。

1984年,虞士杰参加工作,在乡政府负责文书工作,之后陆续担任洛阳镇宣传委员、戴溪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;1999年,乡镇合并后,虞士杰担任洛阳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。2010年,与笔杆子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虞士杰,参与了武南县洛阳区革命斗争纪事书《难忘的经历》的

编撰工作。

“这本书的编撰困难重重,因为其内容年代久远、史料不全,我们要到上海、南京等地找到当时的老同志进行采访。”回忆起这本书的编撰过程,虞士杰如数家珍,而这也是他书写洛阳红色故事的开始。

历时一年半,《难忘的经历》一书终于在2012年完成了10万余字的手稿。“现在流行电脑办公了,当年没有电脑,文章都只能手写,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习惯用笔书写。”虞士杰对着一屋子手稿,笑呵呵地说。

2015年,虞士杰退休,但他仍然严格要求自己,一心向党,把记录乡村红色历史作

为退休后的主要任务。“党是我们的母亲,我是她的孩子,要为她记录好历史。”虞士杰说,在他看来,只有把党的光辉历程记录下来,才能让后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革命精神。

记录乡村红色历史之余,2022年,虞士杰完成了《百年岑村》的编撰工作,50余万字见证了一名老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执着追求。他还将自己的创作手稿整理成册,免费赠送给党员干部学习,并在岑村村政治生活馆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时,提供了200余幅图片及3万余字的文史资料。

“在2010年至2022年的10余年里,我完成了两本书的编撰与出版,但我依然认为自己的使命没有结束。”虞士杰告诉记者,目前,他正和区档案馆合作,撰写反映战争年代岑村革命斗争的《红色记忆》一书,全书约20万字,预计于明年上半年发行。

“虽然我已退休,但仍要发挥余热,为洛阳的红色文化宣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虞士杰表示,他将整理、编撰更多与洛阳红色文化相关的书籍。



《逐梦西太湖》 柏馨芳